

跨
的
日
子

雪
峯

跨日的子

(全一冊)

著者 晏 峯

發行人 國際文化服務社

上海虹口乍浦路壹柒七號

版權
所有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九月初版

序

這是我從去年十一月至今年七月之間寫下的隨感的結集。

勝利後，如大家所說，是中國最重要的時期，因為把日本帝國主義打出去，就正是我們大踏步地向前發展的時候。但馬上，這個重要性的意義，非在反動勢力拼命恢復它舊日的黑暗統治，以及美國帝國主義者露骨地進行獨佔中國的政策，——這兩種相聯的逆流的特徵上去發現不可了。中國馬上又轉入一個比過去更危險的新的嚴重時期了。

現在不過是新的嚴重時期的開始罷，究竟是否要延續到五年，十年，是很難於說定的。今天中國人民落在水深火熱之中，更甚於抗戰時期，全國人口的三分之一在完全的飢餓中，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在赤貧、流離失所、土匪的橫行與政府及軍隊的徵收搶劫之下呻吟，工商業全在恐慌與破產中，而撲滅人民民主力量的內戰已擴大為全國性質，看

情形似乎還要再演成長期的酷烈的內戰了。——所有這情勢，全是反動勢力猖狂的表現和美國帝國主義者干涉及陰謀的結果，自然是不用說的；中國人民所以沒有被這雄大的反動逆勢所嚇退，是因為人民自己的力量也已今非昔比的緣故，但現在也馬上進入新的艱苦戰鬥的時期了。

這裏，我不必多述關於國家的局勢，因為它既以人民之力從過去的滅亡的運命裏戰鬪出來，它的進步和最後解放的勝利，原是不必置疑的。但我就在這種局勢的開始時寫下了這些短文，雖然我所寫的決不及我日常所感觸的萬分之一，而我所感觸的更不及現實的激變及所表演的萬一，並且我又從不擇取正式的政論題目，我却十分希望我沒有離開人民的一種起碼的認識與信心，即關於困難和勝利的實際進展狀態的認識與信心。

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五日上海

目次

序	(一)
恐懼	(一)
殘酷或麻木	(三)
腐爛	(五)
自私	(六)
「變」，妥協派，開明份子和外國壓力	(九)
外力	(一三)
所謂「和平革命」	(一六)

過激與溫和·····	(一八)
仇恨和毀滅·····	(一九)
仇恨和悲哀·····	(二)
破壞·····	(三)
險惡·····	(二四)
屠殺·····	(三一)
凱旋·····	(三)
信義·····	(五)
拉倒·····	(五)
勝利·····	(四二)
偽善的真面目·····	(四四)
一種不屈·····	(四六)

反證·····	(四七)
妥協·····	(四八)
消極的同顧與經驗·····	(五〇)
國家的意識·····	(五三)
漢奸或叛國者·····	(五五)
湮滅·····	(五八)
善良·····	(六一)
叛逆·····	(六四)
健忘·····	(六五)
日本的統治階級·····	(六七)
日本的統治階級(二)·····	(六九)
日本的統治階級(三)·····	(七二)

猴子的任務與武士道·····	(七)
法西斯主義的特性與中國的法西斯主義·····	(六)
法西斯主義與帝國主義·····	(九)
自由主義的考驗·····	(八二)
自由主義的考驗(二)·····	(八四)
帝國主義與殖民地·····	(八七)
美國對世界的領導·····	(八九)
武力·····	(九四)
外力(二)·····	(九六)
新的驕傲·····	(一〇〇)
帝王思想·····	(一〇二)
封建的意識與封建的裝璜·····	(一〇四)

「中立」者的苦惱之一——被「推」……………	(一〇八)
「中立」者的苦惱之二——被「拉」……………	(一〇九)
中間派……………	(一一三)
中間派(二)……………	(一二五)
暗殺……………	(一二八)
暗殺(二)……………	(一三三)

——以上一九四五年十一月至一九四六年七月作於重慶和上海

恐懼

如果說凡是獨裁的統治者，都不把人民的心意和要求放在心目中，那是不完全正確的。就如從前那非常蔑視人民的所謂暴君能，也仍不能不留意着所謂「民心」，雖然在他看來，百姓或者「馴順」如羔羊，或者「愚昧」如蠢猪，或者「頑劣」如眼中砂，有的合意，有的不合意，——總把一切都看在心裏了。

不過，說一切都看得很準確，却也並不盡然。有的會把聰明良民視爲劣，有的會把老實看作狡黠；甚至會把飢餓者看成了喫得過飽，把流離失所者看作了游手好閒。這樣會有種種所謂倒行逆施的事，而君主也就有聰明和不聰明的分別了。

但聰明不聰明，又是談何容易。譬如，我們說一切統治者，既然是統治者，都還握有力量足以統制百姓，是當然很對的，但却不能說：他們全有和權力相稱的魄力，不致

被一種別人無法理解的恐懼所威脅、所搖亂。大抵的統治者，即使非常威武而很自信的罷，都不免常要惴惴地，惟恐失去那拉在他們手裏的繫住百姓的繩子；——而這麼一來，他們便或者拉得太緊，或者又拉得太寬，但無論太緊或太寬，却都使自己的手發起抖來了，並且終於被一種莫明其妙的、然而不能自制的恐懼所支配了。

又不料他們儘只看住自己發抖的手，相信這纔是正確的尺度，而卽以此爲測量的唯一的標準。終於在他們的眼裏老百姓成爲不可捉摸的東西了。然而他們是在「治民」，於是還有所謂「朝三暮四」，「喜怒無常」，「出爾反爾」的種種「政令」，以「收拾民心」，豈但他們不理解老百姓，連老百姓也很難理解他們了。

但這個却也實在古今相同的矛盾，一切獨裁者常有的苦惱。倘若沒有恐懼，也許就會更聰明一點，而如果更聰明一點，也就會少些恐懼，總之都不至於會永遠那樣的不對頭，至少做老百姓就要好做得多了，因爲他們原都是很平常而並不怎麼難理解的。

殘酷或麻木

這自然很明白：恐懼是殘酷或麻木的原因，但麻木和殘酷又是一切獨裁及一切反動統治的更為顯著的特徵。

獨裁和一切反動統治，是與恐懼同在的，於是這種統治所做的事，就全以鞏固其統治為目的；而這樣的統治者也自然都是卑怯者了。卑怯的統治者不用說也要籠絡人民的，但更多的是殘酷的行爲：嚴格的箝制，酷刑和屠殺，剿伐和戰爭，以及種種毒計和陰謀。

而殘酷的結果是麻木。……

麻木決非對人民的裝聾作啞，却是殘酷到了頂點或最後的狀態。

麻木自然也反應着人民之麻木的反應，因為人民長久在獨裁的反動的殘酷統治之

下，或者報以粗暴的憤怒的反抗，或者冷酷到失去知覺的麻木的忍受，這都作為人民對於殘酷統治的反應，却也反映到統治者而使統治者也有了對這反應的反應。於是反動統治到了最後的時候，我們就常見這樣的現象：統治者對人民的壓迫和屠殺是殘酷到麻木的地步，而人民則麻木地被壓和被殺。人民幾乎已失去痛苦的感覺，而統治者更是早已不將人民當作會感到痛苦的生物，他們也早已失去這種感覺了。

在這樣的社會和時代，要恢復人與人之間的常態或什麼慈善之心，必須在人民的憤怒而粗暴的反抗得到勝利之後，必須在殘酷到麻木的反動統治被清除之後。

殘酷和麻木自然都是治民的手段，但在到了最後地步的反動統治，這也就是切了；那唯一的目的就只在於挽回和維持能夠施行這手段的統治了。

腐爛

獨裁統治及一切反動的統治階級的腐爛，以及在這種統治之下的社會上一般的腐爛，是這種統治的顯著的特徵，同時更是腐蝕着這種統治的一種必然的因素。

然而腐爛也是一種力量，尤其是一種階級的力量。

腐爛是一種生活。是具有大吸引力的糜爛的享受的生活。是一種階級的權利。它自然是階級的意識形態，一種人生的既定的基礎和目的了。

大家只看到在腐爛着的反動階級的個人與個人、或派別與派別之間的分崩離析的現象，却沒有知道它還有一種內在的團結力在支持着它，使它依然成爲一個階級；這就是腐爛使他們相互離散，也是腐爛使他們相互團結。

腐爛階級的人們，那麼冷酷、麻木和白癡地生活着。我們常覺得很奇怪：他們到底

爲什麼？殊不知所謂窮奢極欲，就是他們的最高的理想，也是他們對於人生的執着，這就是力量。

於是，當腐爛的統治崩落的時候，也就是這階級的人們的靡爛自私和搶奪最厲害的時候。這統治自然要迅速地滅亡於統治者們的靡爛、自私和搶奪，但在滅亡之前却也仍要依靠他們的靡爛、自私和搶奪的意志在維持那掙扎的力量。

自私

這是更明白：凡是臨末的反動統治階級的固執而無限度的自私的意欲，總使這統治的一切表現都成爲昏瞶。它自然滅亡於人民的反抗和新的社會勢力的興起，但也可說是滅亡於自己的腐爛和自私，滅亡於自己的昏瞶；因爲在很多的情勢之下，它也並非沒有挽救自己的滅亡或延長自己的生存的辦法與道路，那便是所謂「應順」人民，而祛除自

己的昏聩、自私和腐爛。但這是一個永遠也不能自己解決的大矛盾。

人們——當這樣的統治者們倒行逆施，自趨於滅亡，而其實在他們的面前是有生存以至發展的大路可走的時候，——常常爲這樣的統治惋惜，甚至憤慨：爲什麼不選擇那麼明白的寬大的生路？爲什麼不改革自身？爲什麼要明知故犯地自趨於滅亡？

人們從幾千年的聖賢的遺教中，尋出「窮則變，變則通」的古道理，赤心赤肺地對他們進行着忠諫，勸說與鼓勵，至少已經有一千遍，的確唇舌都焦敝的了。

然而不成。

什麼是「變」則「通」的通路？自然即所謂「應順」人民，而進行改革，那便不能不從統治者們自身改革起。可是你叫他們革除自己的殘酷和麻木麼？這是他們的權力。你要他們革除自己的腐爛麼？這是他們的利益。你要他們不再昏聩麼？這是他們的榮譽與尊嚴。你要他們「應順」人民，真「與民更始」麼？這便是等於剝奪他們的統治權。假如他們不能倒行逆施、爲所欲爲、腐爛和搶奪，他們又要這樣的統治幹什麼？

原來所謂「家天下」或「私有天下」的意識基礎就是這麼地明白，却也這麼地堅固，這麼地現實的。不僅非待它的物質基礎動搖時不能動搖它，而且物質基礎越動搖得厲害的時候，它反而越變本加厲。這樣，既得的權利，腐爛的生活，無窮的自私的意欲等等，和這樣的統治是正與生命和骨肉相聯一樣地黏結着，不能有所革除的。

然而「變」總要有所革除，有所損失，雖然也將有所新得。

人們是叫他們看到「變」後將大有所得，就是他們避免滅亡而繼續生存；而他們却相信「變」就是他們將失去一切，就是滅亡。

人們以為腐爛與自私是容易革除的，所以說：「變則通，而不變則亡」。

而他們又何嘗不知道「不變則亡」呢？然而「變」就是革除腐爛與自私，他們就將成為烏有，所以他們說：與其「變」而亡，不如不「變」而亦亡。

於是我們看見的是腐爛與自私的掙扎，而其自身的過於明白的矛盾是不能靠自己之力來解決的。